

## 第十九章 出門看花燈

陸嘉卉被魚朗牽著進了屋，就聽見內室裏小山子嚎啕大哭起來。

小山子嗓門大，哭聲中氣十足，陸嘉卉忙將他抱起來安撫，不過一會兒小山子又吧唧吧唧小嘴，美美地睡了過去。

魚朗坐到炕上，撿了一個瓜子吃，「嘿，這小子和裕哥兒倒是不像，裕哥兒剛生下來時候跟個小猴子似的，哭起來卻像貓，喵喵的叫喚，稍遠點都聽不見。」陸嘉卉看了他一眼，「裕哥兒？」

魚朗一笑，「我都沒跟妳說呢，裕哥兒是我大哥的長子，今年都十三了，別看這小子小時候不行，現在卻壯實得很，就是個皮猴兒，等妳以後見了就知道了。」兩人說著閒話，都沒提剛剛來鬧騰的許云云，但就是不說陸嘉卉大抵也能猜到許云云的下場，若說以前王二牛還顧念表兄妹之情幫她找個好婆家嫁了，可現在鬧了這麼一齣，王二牛估計是不會姑息她了。

王二牛就算脾氣再好，也不可能永遠慣著這麼個不知好歹的表妹，更別說王二牛也只是看著好脾氣，實際上一旦惹惱了他，脾氣可是暴躁得很。

陸嘉卉將這事兒放到腦後，歪在炕上打盹兒。

魚朗眼珠子在她身上轉了轉，覺得晚上可以幹些別的事。

因為陸嘉卉有身孕，魚朗已經素了許久，就是生兒了之後也怕她沒恢復好，一直沒能敦倫，可他正是精力旺盛的時候，就算陸嘉卉時不時的用小手幫襯一把，也解不了他的渴。

陸嘉卉正閉著眼歇息，自然沒接收到他不加掩飾的神情。

到了晚上，陸嘉卉用過膳，打了個哈欠就想睡覺。

魚朗卻悄無聲息地出門，提了幾桶熱水放到淨室，又飛速進了內室，將正要躺下的陸嘉卉攔腰抱起衝向淨室。

毫無防備的陸嘉卉被嚇了一跳，差點驚叫出聲，氣得直拍他肩膀，「發什麼瘋呢？」

魚朗嘿嘿直笑，「給娘子洗澡。」

這時，睡著的小山子突然哼了兩聲，把魚朗嚇得停住腳，但小山子緊接著又睡了。

「這熊孩子……」魚朗鬆口氣推開淨室的門，然後將陸嘉卉抱著坐到小榻上。

陸嘉卉有些困，但也知道素了這麼久，魚朗該憋壞了，便由著他上下齊手解她的衣服。

魚朗小心翼翼地將她放入浴桶，然後快速將自己扒乾淨，也抬腿邁進去。

因為進了兩個人，浴桶裏的水濺了一些出來。

陸嘉卉雖然孩子都生了，但因為哺乳的關係，胸前兩坨大了不少，見魚朗進來後眼睛直盯著看，難得紅了臉，然後往下縮了縮，可水清澈，兩隻白兔在水的推動下一跳一跳的，比之露在水面更加誘人。

魚朗眼中全是火，以前就覺得娘子身子誘人，兩隻白兔也晶瑩可人，但兩手不滿一握，可現在只用眼睛一掃就知道這兩隻多麼的可口。

兩隻手大概覆上去正好吧……

魚朗正愣神，就被陸嘉卉拍了一巴掌，「看什麼呢？」

陸嘉卉也是無奈，這男人居然就這麼大刺刺地拿手比劃開了，就算她臉皮厚也架不住啊。

魚朗回神也發現了，他瞅了瞅自己還舉著做抓握動作的左右手，嘿嘿笑了，但也只有一瞬，他隨即便如餓狼一般朝陸嘉卉撲了過去。

陸嘉卉差點驚叫出聲，但被魚朗的嘴堵住，有些粗糙的舌頭如同靈蛇一般撬開她的唇，鑽入唇齒間來回掃蕩。

魚朗胸膛起伏，將懷裏柔軟的身子朝自己擠壓，他的心都快跳出來了，娘子的身子實在是軟得不可思議，他閉上眼睛感受著這份柔軟，然後慢慢的下滑又下滑……

安靜的淨室不過片刻只餘兩人低沉的聲音，浴桶裏的水明明涼了，陸嘉卉卻覺得渾身火熱。

激蕩不停的水碰在浴桶壁上形成水花，然後又落在地上發出清脆的聲響。

不知過去多久，水聲終於停了，人也已經筋疲力盡，陸嘉卉靠在微涼的浴桶壁上，閉著眼睛一動也不動。

魚朗稍微平復一下心情後，赤著身子就趕緊將陸嘉卉撈出來，用乾淨的棉布包著然後迅速回到內室，將人塞進溫暖的被窩中。

陸嘉卉長長的頭髮被打濕了髮梢，魚朗穿好衣服出來，一手拿了棉布替她擦拭，她早就累得睡了過去。

等擦乾了她的髮，夜色也更晚了，魚朗在炭盆邊烤了烤手才鑽進被窩，等身上暖和了才翻身將陸嘉卉抱在懷裏。

到了半夜，小山子餓了，立刻哇哇大哭起來。

陸嘉卉聽見了，迷迷糊糊地掀起衣裳，小山子馬上拱了上來，胸前另一邊竟也跟著一涼，下一刻也被含住了。

陸嘉卉驚醒，睜眼一看，就見魚朗正捧著另一個正一下下啃噬著。

小山子大口大口喝著，卻不知自己的口糧被親爹搶了去。

待小山子吃飽喝足，又重新睡去，魚朗立刻翻身將人壓上，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耕耘。

好在是土炕，兩人一番動靜沒有嘎吱嘎吱響，但唯恐吵醒小山子，陸嘉卉咬緊了唇，不敢發出聲音來。

深夜寂靜，外面逐漸有了下雪的聲音，而微涼的屋內卻只有啪啪作響的聲音。院子裏執勤的李侍衛捂緊了耳朵，心想耳力太好也不容易啊，可不知想到什麼，他愣了一愣，想著或許成親也不錯？

魚朗重新得了滿足，一連幾日臉上都笑咪咪的。

陸嘉卉則累得渾身難受，本來日夜照顧小山子就很累了，晚上還要應付餓不飽的魚朗，沒幾天的功夫就瘦了不少，那些因為生孩子多出來的肉也漸漸沒有了。她既高興又惆悵，高興是因為肉少了，身材又恢復了，惆悵的是魚朗太難纏，伺

候得好辛苦。

一直到了正月十四，魚朗體貼陸嘉卉這些天的辛苦，打算明日帶著她進清河縣賞燈。

得知這事後，陸嘉卉很是欣喜，自從到了這鳥不拉屎的地方，除了嫁進趙家和去寺裏進香，也就被魚朗搶親到山上時見過外面的風景，其他時候就是這一片山了。春夏秋的時候都還好，到了冬季大山就有些蕭條，加上今年小山子出生，一個冬天都沒出過門，現在能有機會出去逛逛，陸嘉卉打心底裏高興。

春環剛開始還很高興，可接著又泄了氣，「夫人和大王去就好，我在家看小少爺。」想到自己情路坎坷，她實在沒有心思出門。

雖然春環是陸嘉卉唯一的丫鬟，但陸嘉卉卻從未真的將她當成丫鬟看待，所以說起話來也比較隨心。

陸嘉卉瞅見她神色間的黯淡，哪裏還不知道是為了什麼，可李侍衛最近改變了許多，碰見春環的時候也主動了不少，兩人居然到現在都還沒成。

兩人正說著，外面李侍衛敲門進來，「夫人，李洛有事相求。」

他說話的時候偷偷瞥了眼春環，見對方撇嘴轉過身去，心下黯然，看來以前自己的確傷了她的心啊。

陸嘉卉瞧著他們倆，道：「說吧。」

李侍衛遲疑一下，道：「我想明日晚間想帶春環去縣城逛逛。」

明日就是十五了，要做準備，現在就要決定了。

陸嘉卉輕笑著推了推春環，「春環，明日王家大嫂子來幫忙帶小山子，你就跟他去吧。」

說實話，對很少出門的春環來說，去縣城看花燈的確很有吸引力，以前在趙家時，府裏不當值的丫鬟們也會出門去看燈，但趙家齊只有她一個丫頭伺候，這麼多年來竟是一次都沒出去過。

可想到自己這一年來的心思付諸東流，就算他今日主動來請她，讓她有一絲的猶豫，可想起他的冷漠，她又冷了心。

她都決定放棄了，他幹麼還來邀請她？

但另一方面，春環又有些心動和不捨，到底心思在他身上，她咬唇轉過身去，「我跟夫人一起去。」

陸嘉卉笑了笑，「我和妳家大王要過兩人世界，可不想要妳去礙事。」

這話說得讓春環和李侍衛臉上都有些不自在，但陸嘉卉渾然不覺，更不覺得這有什麼，繼續道：「好不容易出一趟門就跟著去吧，有什麼好猶豫的，其他事情等回來再說。」

春環的確心動，想了半晌最終也沒再堅持。

李侍衛見她默認了，當下欣喜，他對著春環道：「那……明日妳與夫人一同出去，咱們一道去縣城。」

春環不說話，轉身進了內室，正巧小山子醒了，她趕緊將小山子抱起來哄著。

李侍衛站直身體，瞧見春環眉眼柔和哄著孩子的模樣，不自覺笑了笑。

站在一旁看好戲的陸嘉卉捂嘴輕笑道：「得了，看不夠就娶回去慢慢看。」李侍衛臉一紅，忙行了禮跑了，隔著老遠，陸嘉卉都看到他腳步凌亂。

第二日就是正月十五，這晚魚朗很老實沒再耕耘，選擇讓陸嘉卉休息。

陸嘉卉一夜好眠，到了天明時分便醒了，睡不著了。

其實她還很困，尤其是小山子夜裏要醒個兩三次，每日睡覺的時辰就更少，但她此刻卻很有精神，瞧著身旁魚朗睡得正香，她壞心眼的將手放在外面，等手上感覺到涼意，才將手伸進魚朗的衣服裏。

魚朗睡得正好，突然感覺胸前一片涼意，整個人立刻蹦了起來，「什麼東西？」見狀，陸嘉卉趴在被窩裏哈哈直笑，睡醒了的小山子許是聽見她的笑聲，也跟著咧了咧嘴。

魚朗睡眼惺忪，看清是她，當即鬆了口氣將人攬進懷裏，將腦袋埋進她兩隻白兔之間磨蹭，「妳這壞心眼兒的婆娘。」

清晨的白兔肥美而又敏感，陸嘉卉當即身子一僵。

魚朗尚不知自己造了什麼孽，猶自占著便宜，緊接著手就不老實地伸入陸嘉卉褻褲中一通攪弄，兩人眼眸都深了幾分。

魚朗翻身將人藏入被子中，低頭親了下去，「這可是妳自找的。」

肉體拍打的聲音在清晨的空氣裏尤其清晰，小山子睡在炕裏邊兒，一雙好看的眼睛眨也不眨的瞅著疊在一塊兒的爹娘，明亮又可愛。

早飯後，王大嫂便過來了。

年初的時候出了許云云的事，王大嫂還擔心陸嘉卉因為這事惱了他們王家，還好陸嘉卉不計較，前幾日還讓王二牛請她過來幫忙看孩子。

一進屋，王大嫂便先道歉，「那日的事也是我大意了，以為她真的想開了，沒料到竟被她下了黑手，給夫人和太當家添了這麼些麻煩，夫人您可別見怪。」

陸嘉卉對王大嫂印象很好，當即笑道：「她姓許又不是王家人，我不會罪及你們，更何況就算她是王家人，那也與大嫂子無關。」

當面聽她這麼說，王大嫂很高興，「那日二牛將她拽回去她還不高興，也不想她幹的都是什麼事，也就是夫人和太當家大人不計小人過，否則有她苦頭吃的。」

陸嘉卉臉上笑意不減，隨意問道：「她現在如何了？」

王大嫂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二牛脾氣也不好，一氣之下將人趕出去了。」

聞言陸嘉卉挑了挑眉，覺得這還真是個有勇有謀的姑娘啊。

陸嘉卉和王大嫂說著孩子的事情，時間也過得特別快，午飯後，陸嘉卉趁著小山子睡覺將剩餘的奶汁擠出來，放著等晚上小山子餓了的時候好讓王大嫂餵他。

說實話，從小山子出生到現在快兩個月，陸嘉卉都沒離開過他，乍要分開，還真有些捨不得，但他們也不過出去幾個時辰，想了想便釋然了。

待到傍晚，魚朗從外面回來，便準備出門看燈了。

因為山路崎嶇不平，為了防止顛得難受，陸嘉卉與春環是和魚朗、李侍衛一塊兒

走下去的。

到了山下，陸嘉卉和春環改坐馬車，魚朗和李侍衛則騎馬跟在兩側。

今日他們扮作隔壁縣過來看熱鬧的富戶，所以只帶了十多個人，一行人裝扮起來，不仔細打量倒是看不出原先的土匪身分來。

一路上也有鄉下農人帶著孩子進城湊熱鬧的，來來往往的倒是熱鬧。

因為今日有花燈，明日才算過完年，所以今日縣城裏是沒有宵禁的，城門口早早就掛起兩個大紅的燈籠，幾個官差百無聊賴地湊成一堆兒閒聊，瞧見一輛馬車行來也只是多看了一眼騎馬在前的男人就轉過頭去。

「這幾人瞧起來倒是眼熟。」其中一人摸著下巴突然道。

另一人卻是不以為意，笑道：「老孫，你是喝酒喝多了吧？」

老孫沒回答，而是皺眉想半天，可惜什麼都沒想起來。

另一邊，陸嘉卉乘坐的馬車進了城，先去魚朗早先買的宅子將馬車停放，一行人才出門閒逛。

魚朗對李侍衛道：「我這裏不需要你們跟著了，你們去玩吧。」自己娶了娘子，也不能耽誤下屬。

春環臉有些紅，低著頭不吭聲。

李侍衛點點頭，伸手拉過春環便往前走。

陸嘉卉笑了笑，「小丫頭也長大了啊。」

「小栗子沒了父親，是家中獨苗，成了親就有伴了，妳家小丫頭有福氣啊。」魚朗牽著陸嘉卉的手在前面走著，林侍衛帶著幾個人不近不遠地跟著。

而趙侍衛和馬侍衛今日則駐守在山上，以防不測，說不得什麼時候二皇子和三皇子的人就來了。

天色已經發暗，街上的人卻逐漸多了起來，街道兩旁的商家為了今日更是在門前掛起各式各樣的花燈，一些酒樓茶樓為了招攬客人，也在門前掛上一排排的花燈，引得遊逛的人前來猜燈謎。

許多讀書人家的公子自詡學識淵博，手拿摺扇站在燈籠前凝眉思考，待想出答案，展顏一笑，贏得的禮物更是大方地贈與同行女眷。

陸嘉卉跟在魚朗身旁，看起來興致勃勃的樣子。

因著本朝對女子寬容，是以女子出門並不用遮面，而陸嘉卉貌美，魚朗俊朗，俏男靚女往街上一站便引來路人的回首。

魚朗還好，明目張膽看他的女子還懂得遮遮掩掩，那些膽大的男子則充滿興趣的瞅著陸嘉卉。

魚朗心裏不悅，看向那些男人的眼神很冰冷。

本只是瞧瞧美人，並未想如何的男人們碰上這樣的目光，不由得心底發怵，縮了縮脖子就轉開了眼，可陸嘉卉恍若未覺。

「哼，有什麼好看的，這些燈謎我也會猜。」魚朗對陸嘉卉興致勃勃瞧著那些人猜燈謎有些不滿。

陸嘉卉只當沒聽見他的酸言酸語，笑道：「這些人也是附庸風雅，大冬天的拿把

扇子也不怕搨出個風寒來。」

魚朗一聽這話，頓時笑了起來，讀書人自認為風雅，而摺扇似乎又能彰顯氣質，是以許多讀書人，甚至想裝成讀書人的男子都愛拿把摺扇。

像他三哥，一年四季都帶著摺扇，摺扇一搖，眼睛一笑，看起來無害極了，但誰知道他心底有多少心思呢？

「看上去學富五車，內裏究竟藏了幾本書又誰知道呢。」魚朗絲毫不掩飾他的不屑，前面幾個剛剛叫好的男子似乎聽到了，神色莫名地回頭瞥了他一眼。

魚朗語氣不善地道：「看什麼看！」他最討厭別人看他娘子了。

一名男人哼了一聲，不屑地道：「這位兄台似乎看不上咱們幾個，倒不如兄台也來猜幾個。」

他們幾個剛剛瞧見貌美小娘子便起了想表現一番的心思，哪知這小娘子是跟著男人出來的，心中本還覺得可惜，不料這小娘子的男人說話如此衝，絲毫不給他們面子，頓時就有些惱怒了。

魚朗冷笑一聲，「你讓我猜我就猜？你是誰啊。」

這人氣惱，差點衝上來打架，還好他身後之人及時拉住他，往魚朗身後看了看，衝他搖頭。

魚朗不將他們的反應看在眼裏，牽著陸嘉卉又往前去了，前面是清河縣最大的酒樓醉人間，門前一聲聲叫好聲不絕於耳。

陸嘉卉低聲道：「咱們可是土匪，你也不知道低調些。」

「低調？」魚朗挑眉，氣哼哼地看著她，有些不滿地道：「誰讓他們眼睛一個勁兒往妳身上飄。」

聽到魚朗這話，陸嘉卉氣笑了，「你這是怪上我了？」見他不說話，她繼續道：「我長得好看是我的錯了？我若是長得不好看，以我嫁入趙家時那樣，你能瞧得上我？」

「我喜歡的是妳這個人。」魚朗怕她多想，急忙解釋。

陸嘉卉嗯了一聲，看著醉人間的門前道：「夫君去給小山子贏一盞花燈吧。」

魚朗答應一聲往前走去，林侍衛幾個自覺地分開人群，讓兩人走到前面。

但他們這種插隊行為惹得前面的人不滿，「你們猜不猜燈謎？不猜燈謎別亂擠，往後面去。」

魚朗頭也不回地道：「自然要猜的。」

這醉人間燈謎設了前三名，現如今第三名已經被猜了出來，幾個年輕男子正站在第二名那處猜。

魚朗直接走到花燈盡頭，對掌櫃的道：「我就猜這個了。」

掌櫃的見他直接過來猜頭名，也不多說當即將謎面展開給他看。

魚朗看了凝眉稍微思索，便道：「六神無主。」

掌櫃的驚訝，笑道：「好一個六神無主，公子大才。」

聽到這笑聲，圍觀的人都好奇的詢問謎面是什麼，掌櫃的打開，眾人看清——七仙女嫁出去一個。

陸嘉卉笑了笑，讓她來猜肯定是猜不出來的。

隔著不遠的距離，魚朗衝陸嘉卉挑了挑眉。

掌櫃的將高掛在頂端的七彩琉璃燈取下遞給魚朗，「恭喜公子。」

「客氣。」魚朗笑著接過來，然後緩緩走到陸嘉卉跟前，遞給她，「喜歡嗎？」

陸嘉卉笑著點頭，瞧見四周的人都看著，竟然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走吧。」魚朗牽著她的手轉身，忽聽有人喊道——

「喲，這不是我家二弟妹嗎？好久不見。」

陸嘉卉聞言一頓，回頭一看便瞧見趙家和與幾個年輕公子站在一處，此刻正滿臉諷刺的看著他們。

## 第二十章 賞燈遇險

陸嘉卉倒不是害怕，只覺得晦氣。

自打她決定跟著魚朗上山便不懼怕趙家人，更別說現在的趙家早就一團亂了。她沒有刻意打聽，可隱隱約約聽說趙家自從鄭氏瘋了後，家裏的生意就逐漸敗落，趙家和是只會花銀子不會掙銀子的，趙家樂空有一張奮發上進的嘴，卻沒有一點真才實幹，早些年分家出去的那幾戶，如今更是痛打落水狗，不停蠶食著長房的生意。

現在看見趙家和一瘸一拐的走近，陸嘉卉突然沒了恨，她在趙家過得不順，說到底也有自己不肯妥協的原因在，若是換個土生土長的安分姑娘，說不得也就委曲求全地過下去了，但鄭氏千不該萬不該想那惡毒的法子來陷害她。

聽到這聲音，魚朗也轉過身來，「娘子莫怕。」他握著陸嘉卉的手收緊，然後站在她的前面。

當初魚朗帶人上趙家搶媳婦時，趙家和還在養傷所以並不在場，是以並不知道魚朗就是上趙家搶媳婦的人，還想著這弟妹怎麼與當初搶劫他的人混在一處了？他被魚朗通身的氣勢嚇了一跳，但又轉頭一想，對方隱藏身分到縣城閒逛就是不願打草驚蛇，那麼他就算做了什麼對方也奈何不了他，畢竟趙家是受害者。

「弟妹見了我怎的不打聲招呼就走？」趙家和見陸嘉卉身段比之前還要好，臉比之前更加水嫩，便知這是得了男人滋潤。

趙家和越發後悔當初沒能用強的，嘗嘗鮮，本以為這弟妹早晚是他的人，便沒有著急，誰想得到人家卻勾搭上土匪跟著跑了。

見他神情猥瑣，魚朗眯了眯眼，冷笑道：「趙公子的腿不疼了？」

趙家和一怔，轉頭看了過去，神情似有不解。

魚朗笑咪咪地道：「我不介意再打斷你那條好腿。」

「是你？」趙家和顧不上和陸嘉卉清算，咬牙切齒地看向魚朗。

魚朗點點頭，痛快承認，「對，是我打斷的你的狗腿。」

閒逛的人見這兩夥人氣氛劍拔弩張，都圍在一處看著熱鬧，一時間喧騰的街道竟然安靜不少。

趙家和的腿好了之後便落下了殘疾，本就不上進的心更是徹底墮落，他平日最聽不得別人說他的腿，他憤怒過、咆哮過，可腿終究是好不了了。

當初他是留信給陸嘉卉，說在後花園等她，卻被人暗下黑手平白斷了腿，還不知是何人所為，不想今日知道了罪魁禍首，對方還如此淡定。

「你……」趙家和瞧見了魚朗身後圍過來的人，見沒一個善茬，頓時氣短，腿已經斷了一條，他不想另一條也斷了。

看著趙家和憋屈的樣子，陸嘉卉和魚朗對視一眼，心情莫名地好。

而趙家和那幫狐朋狗友見魚朗一眾並不好惹，當即往後退了幾步與他分開，生怕被牽連去。

趙家和咬牙暗罵卻又無可奈何，他瞥了眼眸中帶笑的陸嘉卉，突然對魚朗道：「你也別張狂，你以為撿到寶了？這娘們兒當初在府裏可沒少勾引我呢，她就是隻破鞋，你也不怕日後她給你戴綠帽子。」

魚朗最聽不得別人說他娘子壞話，當即抬腳踢在趙家和肚子上，「我看你是找死。」趙家和沒防備，被踢飛出去落在地上發出砰的聲響，他捂著肚子去看魚朗，卻見魚朗眼神冰冷如看死物，頓時驚駭不已，有些後悔剛才跑出來挑釁了。

「咱們走。」魚朗牽著陸嘉卉便走。

陸嘉卉走出兩步，回頭衝趙家和笑了笑，「再見嘍，落水狗。」

很快趙家和一瘸一拐的走了，留下看熱鬧的人也該幹麼就幹麼去了。

魚朗牽著陸嘉卉走到隔壁街上，一路上都一言不發。

陸嘉卉瞧他一眼，道：「生氣了？」

魚朗輕哼道：「這畜生，早晚廢了他。」

「理他幹麼？就趙家現在這德性，以後估計得出去乞討。」陸嘉卉嘴巴不饒人。

魚朗聞言笑了，「說的不錯。」

雖然他是土匪，但奈何他是個得寵的小皇子，他的母族有人，他大哥的舊部也有人，隨便找個人便能讓趙家消失在清河縣。

這條街道上人少一些，也有些安靜。

陸嘉卉偏頭看了魚朗一眼，笑問：「後不後悔？」

後不後悔娶了一個寡婦？後不後悔放棄京城貴女？

魚朗一愣，抬頭摸摸她的臉，微涼的觸感通過指尖傳到他心尖，「不後悔。」

不後悔離家出走，不後悔娶了她。

他明白她的擔憂，也知道以後道路的艱難，但他又相信以後的日子會更好。

走了半晌又轉回醉人間，兩人上樓坐到事先訂好的包間，沒一會兒小二便開始上菜。

「客官請慢用。」小二的出去時多看了魚朗一眼，出門後還貼心地關上門。

陸嘉卉不疑有他，然而剛拿起筷子便被魚朗阻攔。

魚朗凝眉輕輕搖頭，陸嘉卉驚得差點沒回神。

林侍衛點了點頭走出去，沒一會兒就回來道：「咱們得回去了。」

陸嘉卉小聲問道：「又是那夥人？」

提起這個魚朗一陣歎氣，好不容易和娘子出門閒逛卻發生這樣的事，他這好二哥和好三哥真是不想讓他過安生日子啊。



魚朗起身將陸嘉卉的披風給她披上，「嗯，得趕緊回去了。」

陸嘉卉心裏也不踏實，一行人匆匆下了樓，還未出了大堂就聽一道風聲刮過。

魚朗拽著陸嘉卉避開，咬牙道：「找死。」

今日出來明面上帶的人並不多，但其他人卻是分了幾批跟過來，此時見有人偷襲，紛紛從坐著的桌上拔起刀來與來襲者戰在一處。

陸嘉卉雖然見過那日魚朗打劫的場面，但也只是遠遠的觀戰，結果還半夜起了高燒，這次好了，花燈沒賞完就見了刀劍，還是近距離接觸。

剛剛若不是魚朗手快，估計那箭現在該插在她胸口了。

陸嘉卉既害怕又惱怒，挨著魚朗不敢亂動。

「夫人，您沒事吧？」陸嘉卉忽然聽見春環的聲音，一轉頭便看見李侍衛護著她過來，看她慘白的小臉顯然也是嚇壞了。

陸嘉卉張了張嘴讓自己平靜下來，「沒事。」她都能聽見自己牙齒打顫的聲音了。

春環靠過來，如母雞護小雞一般擋在她前面道：「夫人別怕，春環護著您。」

一旁應戰邊護著陸嘉卉的魚朗有些哭笑不得地道：「小丫頭，妳是不是把妳們大王給忘了？」

春環，「……」好像是哦。

原本有些害怕的陸嘉卉被這兩人一打岔，居然忘了害怕還差點笑出來，但看到對方來勢洶洶的狠樣，她心下緊了緊，她突然想起山上的小山子，若是這些人兵分兩路……

陸嘉卉有些不敢想，只盼著這場爭鬥能夠快些結束。

這些人大概有二十幾人，過了約一個時辰，打鬥結束，唯一活著的那個眼見計畫失敗，咬舌自盡了。

魚朗知道這些人是誰派來的，也沒阻攔，只留下幾人收拾殘局，便帶著陸嘉卉往外走。

陸嘉卉覺得腿有些軟，差點踉蹌在地。

魚朗注意到彎腰直接將她抱起來，「不怕，我在。」

聽到他低沉的聲音，陸嘉卉七上八下的心突然安定下來，魚朗看似不太正經，實則考慮周全，他既然敢帶她出來閒逛，山上定然也做好了周全準備，況且王二牛和馬侍衛、趙侍衛等人都在，定能保護好小山子。

因著醉人間發生的事，原本熱鬧的街道上現在亂成一團，閒逛的百姓紛紛奔跑回家，擺攤的攤販也匆忙收拾東西。

快到城門的時候，幾個看城門的士兵像是沒看見街道上的變化，沒聽見酒樓裏發生的事一樣，打著哈欠、摳著鼻屎，瞥了眼他們的馬車又扭過頭去。

出了城門便是一望無際的黑，幾個侍衛點了火把騎馬走在前面照路，後面的人沉默地跟著。

許是擔心陸嘉卉害怕，魚朗沒有騎馬直接進了馬車。

春環也被李侍衛接過去，放在自己身前，這次她沒有鬧彘扭，安心地坐在李侍衛懷裏，聽著馬車裏夫人和大王的輕聲細語。

魚朗知道陸嘉卉害怕，將她緊緊抱著，「不怕。」

「嗯，不怕。」陸嘉卉感受著他身上的溫暖，這一刻真的不怕了。

來時歡欣喜悅，歸時焦急憂慮，好在回去的時候馬車跑得很快，不多時便到了山腳下。

盤龍村此刻寂靜無聲，陸嘉卉鬆了口氣，跟在魚朗身後快步往山上而去。

直到上了山、回到屋中，看著小山子甜甜的睡著，陸嘉卉才察覺自己出了一身冷汗。

魚朗出門讓人提了熱水回來，王大嫂已經回去了，魚朗道：「先去洗個澡，我守著小山子。」

陸嘉卉看他一眼，有些捨不得離開小山子。

「去吧，我守著一步都不離開。」魚朗看出她眼中的憂慮，握了握她的手。

陸嘉卉洗完澡出來的時候，魚朗正歪在炕上看著小山子，小山子睡著了，小嘴巴還咂巴咂巴著，魚朗瞧著嘴角掛著淡淡的笑意。

陸嘉卉鑽進被窩摟著小山子，催促他，「你也去洗洗，一身的血腥味。」

其實剛回來魚朗便換了衣裳，但還是站起來又去沖了個涼水澡。

等他出來時，陸嘉卉已經睡著了，眉間還緊緊皺著。

魚朗鑽進被窩，將娘倆摟在懷裏，心想自己還得更強大一些啊。

回到山上，日子又逐漸恢復平靜，陸嘉卉整日照顧小山子，鮮少下山去，而魚朗則早出晚歸，偶爾外出打劫，收穫有多有少。

遠在京城二皇子府，二皇子怒火沖天地從外面進來，伸手將桌上茶盞拂到地上，「沒用的東西，兩次都失敗了，要你們狗命何用！」

跟在他後面進來的黑衣人低著頭跪在地上。

二皇子越想越氣，一腳踢在黑衣人胸前，黑衣人一個踉蹌又迅速跪好。

對於低賤之人，二皇子並不關心，他冷笑一聲道：「我就不信殺不了你。」

此次折損不少死士，二皇子本該收斂但又不甘心，他對黑衣人道：「加派人手，務必取了他們的狗命。」

黑衣人一怔，「這……」

不等他反駁，二皇子一記冷眼掃過，「有你決定的分？出去領二十板子去辦吧。」

黑衣人低頭無奈應是。

而三皇子府裏，三皇子卻平靜許多，「看來老七是不打算藏了啊。」

三皇子妃給他倒了茶，「他打小就不聽話又沒什麼能耐，何必怕他？」

聞言，三皇子冷哼道：「一個婦人，知道什麼？會咬人的狗不叫，妳真以為咱們對手是二皇子？哼，他還真不夠格。」

三皇子妃坐到三皇子身側，伸手抱著他的胳膊，柔聲道：「殿下必能成功。」

三皇子扯扯嘴角，有些厭惡，但最終也沒抽出胳膊來，父皇那邊已經有所察覺，他是不能出手了，就讓老二自己折騰去吧。

過了些日子，王二牛突然跑進院子裏，道：「大當家，咱們抓了個富貴人家的小公子，說是您的舊識。」

陸嘉卉正趁著小山子睡覺坐在院子裏曬太陽，聞言笑了，「大當家出去了。」王二牛一拍腦袋，「我也記起來了，那老李他們幾個在嗎？說是大當家的舊識，說不得他們能認識。」

陸嘉卉聽得一愣，難不成是京城來的人？京城的人，魚朗也只是簡單說了說皇上爹和彭皇后娘，再來就是他在西北失蹤的大哥和小侄子，其他的倒是沒多說。他不說，陸嘉卉也沒問，沒想到今日居然有人自稱是魚朗的舊識來了。

「只有老馬在，但他現在有事去後山了。」

聞言，王二牛道：「那小公子雖然穿得破破爛爛的，但料子是好料子，估計是大戶人家的公子，可惜身上一文錢都沒有，本來打算放了他的，他卻說他就是奔著咱們山頭來找人的，說什麼都不肯走。」

「將人先看起來，別讓他亂跑，等老馬過來我讓他去認認。」陸嘉卉被曬得昏昏欲睡，說完又靠在躺椅上曬著了。

王二牛答應一聲往外走，突然回頭道：「夫人，我表妹的事，您別介意。」

陸嘉卉沒睜眼，抬手揮了揮。

過了半個多時辰，馬侍衛回來了，但陸嘉卉卻將這事兒給忘到了腦後，直到傍晚魚朗回來，見他換衣服才一拍腦袋道：「今天中午王二牛來說他們劫了個小公子，小公子口口聲聲要找你，本來想讓馬侍衛去瞧瞧的，但我一轉頭就給忘了。」魚朗換衣服的手一頓，是誰過來了？他快速的換了衣衫，道：「妳先吃，我去瞧瞧。」

他想了一圈也沒想到會是誰過來，難道是舅舅家的小表弟？但他旋即否定了，小表弟年紀雖然小，卻一副老成樣子，加上舅舅管得嚴，不可能跑出來。

一路到了外面，找到王二牛詢問此事，王二牛笑道：「大當家怎麼親自過來了？」魚朗笑道：「過來看看。」

「嗯，人在屋裏呢，我陪您進去？」

魚朗拒絕道：「不用。」

王二牛不置可否，小少年也就十三四歲，看起來就是沒吃過苦的，大當家的武藝高強，定然不會有問題的，想罷上前開了門請魚朗進去。

魚朗進了屋，就看見破舊的桌子旁坐著一個少年，從他的角度只能看見少年的背影，身形消瘦，身上穿的衣裳破破爛爛的，人坐在凳子上，兩隻腳胡亂劃著。魚朗瞧著那人的小動作，想起來自己那個侄子也經常這樣，當下就脫口喊道：「裕哥兒？」

聽到熟悉的聲音，魚裕身子一頓，接著站起來轉過頭來，「七叔！」少年郎委屈的大叫一聲，隨即朝魚朗撲了過去。

「七叔，您怎麼一直不回來啊，裕兒可想您了。」魚裕撲進他懷裏，像個猴子一

樣掛在他脖子上。

魚朗哭笑不得地拍拍魚裕，「行了，都多大了還掛你七叔脖子上。下來下來，丟人不丟人？」

魚裕從他脖子上下來，撩起袖子擦擦鼻涕，理直氣壯道：「不丟人。」說完又嘿嘿笑了，「七叔您可不知道，為了來找您，裕兒吃了多少苦。」想起路上的遭遇，他又有些委屈，嘴撇著，拿眼偷看他七叔，就等著他七叔問起，到時候能少揍他兩下。

魚朗看著眼前十四歲的少年郎，似乎看見了他大哥，想到那麼厲害又多謀的大哥竟然屍骨無存，他不由得聯想到二皇子和三皇子的動作，再看向時魚裕就帶了怒氣，「說說吧，怎麼出來的？」

魚裕警鐘大作，沒想到他七叔居然一來就問這事，他想糊弄過去，可對上七叔認真而嚴肅的雙眼，他突然想到了他父王，他低頭認真道：「七叔我錯了。」

魚朗冷笑一聲，「哪裏錯了。」

魚裕肩膀瑟縮一下，扁嘴道：「裕兒不該背著皇爺爺和母妃偷跑出來。」

魚朗讓自己看起來更有威嚴一些，又問：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？」

魚裕偷看他一眼，「偷聽皇爺爺和皇奶奶說話知道的。」

聞言，魚朗的臉就是一黑。

魚裕噘嘴瞥了他一眼，哼聲道：「要不是偷跑出來，我哪能出得來呀？」

魚朗站起來，打量他道：「行了，先跟我回去，吃了飯、洗刷乾淨了在說話。」

他搵了搵風，有些嫌棄道：「聞聞你這一身味，好歹是本朝皇長孫呢，還不如個乞丐乾淨。」

被嫌棄的魚裕扁了扁嘴，想到路上的遭遇差點掉下淚來。

見他身上穿得單薄，魚朗將身上的披風解下來扔給他，「披上跟我走。」

見魚朗沒揍他，魚裕高興得應了聲，一臉的笑跟在魚朗後面往後頭院子走。

「七叔，您真的娶媳婦兒了嗎？」魚裕想起偷聽來的話，頓時來了興趣。

「嗯。」魚朗在前面應了聲。

得到回答，魚裕很高興，接著問：「是個寡婦？」

魚朗回頭看了他一眼沒說話。

魚裕本不想接著問，可心裏實在好奇，「七叔您怎麼想的呀，怎麼就突然跑到這山溝裏做土匪了呢？您不知道，京城裏現在都在傳您當了土匪要和朝廷作對呢。」

和朝廷作對？魚朗腳步一頓，回頭詢問：「這樣傳的？滿京城的人都知道我做土匪了？」

魚裕忙點頭道：「差不多都知道了，那陣子每天都有御史參您，但摺子都被皇爺爺給扣下了。」說到這，他有些得意地道：「那些混蛋大概不知道皇爺爺有多疼七叔，還真以為您做了土匪，七叔，您是不是故意做土匪，然後好將周邊的土匪一網打盡？」

魚朗臉黑了黑，沒說話，進了院子，瞧見屋裏溫暖的燈光，心也變得柔軟不少，

「吃完飯再說。」

魚裕跟在他後頭進了屋，屋裏暖和，他舒服的歎了口氣，「總算有點暖和了。」他說著跺了跺雙腳，想讓雙腳也暖和一些。

陸嘉卉正在和春環擺飯，見他們進來先看見了正跺著腳的少年郎，詢問的看向魚朗。

魚朗將魚裕拎到炕前，解釋道：「這是我大哥的兒子。」他瞥了眼春環，吩咐道：「去將隔間打些熱水過來，再拿套我的衣裳過去。」

春環並不多問，答應一聲就出去了。

待屋裏只剩三人外加睡覺的小山子，陸嘉卉低聲問魚朗，「這是太子的兒子？」

魚朗點頭道：「嗯，這小子敢學我離家出走，看我不收拾他？」

被他眼光一掃，魚裕立刻打了一個哆嗦，總覺得一頓打是跑不了了，他求助地看向陸嘉卉，哀求道：「七孀兒，救我。」

只看魚朗就知道魚家人的基因都不錯，魚裕長得也非常出色，一雙大眼可憐巴巴的瞧著陸嘉卉，再加上身上衣服破破爛爛的，竟讓陸嘉卉心軟了。

她笑著對魚朗道：「夫君收拾的時候別當著我的面收拾，不然我會不忍心。」

她話一落，魚裕的臉就崩了，魚朗有些自得的瞪魚裕，看吧臭小子竟敢衝我娘子撒嬌，撒嬌也沒用，我娘子還是站在我這邊兒。

魚裕垮了臉，垂著腦袋看起來頗有些可憐。

說話間淨室裏傳來倒水聲，魚朗道：「去把你這身皮扒了好好洗洗。」

魚裕也聞著自己身上的味了，半大的少年對著陸嘉卉感到有些不好意思，訕笑兩聲，離陸嘉卉遠遠的，貼著牆根進了淨室。

待魚裕進了淨室，魚朗歎了口氣，臉也沉了下來。

陸嘉卉不懂政權，但也看過不少古裝大戲，當下擔憂問道：「可有什麼不妥？」

魚朗低聲道：「聽裕哥兒說，京城的人都知道我當土匪了，還傳出我要拉隊伍與朝廷抗衡的傳言來。」

陸嘉卉一驚，這是要冤枉他們造反呢！

這朝代就這樣，管你是不是深受皇寵、嫡長還是庶長，一旦被扣上造反的名頭，就算洗脫了都可能摘不乾淨，若是聖上能夠堅定相信自己兒子或許還有轉圜餘地，若是連自己爹都懷疑自己兒子有謀反之心，那麼就是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楚了。

這件事，不用魚朗說，陸嘉卉都能猜到不是二皇子就是三皇子的主意，皇長子已死，若是嫡次子再沒了，那麼朝中能爭奪皇儲的也就剩那麼幾個了。

陸嘉卉一瞬間想了很多，對著魚朗道：「夫君可有成算？」她毫不懷疑自己男人有本事，但這件事大，他們又不在京城，可以說全憑他們誣陷，而能夠幫他們的只有彭皇后一族了。

魚朗道：「等我先問清楚再說，本來我也沒打算在這山上待一輩子，出來見識見識也就罷了，早晚要回去的，只是現在卻不能輕易地回去。」

陸嘉卉點點頭，心情有些沉重，就元宵節的時候遇見的殺手比，這件事也不容樂

觀，以前她覺得無所謂，可現在有了小山子，她不得不與魚朗為孩子考慮。

兩人知道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，當下沒再言語。

## 第二十一章 魚裕流浪過程

一路奔波，落魄如乞丐的魚裕痛痛快快地洗了熱水澡，覺得整個人都活了過來一樣，聽著肚子咕嚕咕嚕的聲響，便想著能再吃一頓熱飯就更美妙了。

外間，陸嘉卉趁著空檔又招呼春環將飯菜熱了熱，又讓張滿堂添了幾個菜，就看見梳洗打扮出來的魚裕。

魚朗身材修長，但魚裕只是半大少年郎，穿著魚朗的衣裳顯得空蕩蕩的，腰間繫著腰帶，衣裳仍是鬆鬆垮垮的，硬是襯托出幾分紉褲子弟的感覺來，不過魚裕一張臉著實出色，還未長開便已奪人目光，再過個幾年，一張臉估計比魚朗還要好看。

注意到陸嘉卉的目光，魚裕有些臉紅，他咬唇低下頭，手指扭著長了不少的衣襟，道：「看什麼呢。」

陸嘉卉一愣，笑出聲來，沒想到這個少年居然這麼可愛。

魚朗卻早就知道自己這侄子的德性，一巴掌拍在他腦袋上，「別裝。」

魚裕立即站直身子，規規矩矩的給陸嘉卉行了大禮，「七嬸兒好。」

「好孩子。」陸嘉卉笑咪咪的伸手摸摸他的頭，壞心眼地道：「以後乖乖的，離家出走也得帶足銀子。」

魚裕一愣，有些愣住，這個七嬸兒沒比他大幾歲吧，居然摸他的腦袋，還說什麼離家出走帶足銀子！

他哪是沒帶足了銀子，是帶的太多，被人搶了好嗎？

魚裕有些鬱悶，瞥向他七叔，令他崩潰的是，七叔正一臉深情地握著七嬸的手說著什麼。

「咕嚕——」一陣腹鳴聲打斷了正濃情密意的土匪頭子和土匪頭子夫人。

陸嘉卉抽回手瞪了魚朗一眼，招呼著魚裕上炕吃飯。

魚裕也收起靦腆，見魚朗動了筷子，便拿起筷子，飛快地夾菜扒飯，速度之快，讓陸嘉卉都覺得驚訝，這孩子是多久沒吃過飯了啊？

魚朗也很震驚，據他瞭解，這孩子雖然能吃，但舉止文雅，當初他還笑話魚裕裝風雅，可現在他很難將那個狡黠又斯文的少年，與眼前這個狼吞虎嚥的少年聯繫在一起。

魚朗看著有些心疼，於是只吃了幾口就放下碗筷看著魚裕用飯。

陸嘉卉的心思也很複雜，和魚朗一起看著。

魚裕吃了一碗飯抬頭，見他們瞧著他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道：「七叔、七嬸兒，你們怎麼不吃啊？」

「我們吃飽了，你慢慢吃，不急。」陸嘉卉笑著，心裏卻有些不是滋味，到底在路上吃了什麼樣的苦，竟讓一個皇孫吃著尋常飯菜也如此心急。

魚朗也點點頭，示意魚裕別客氣。

魚裕實在餓得狠了，嘿嘿笑了笑，又拿起飯碗扒了起來，最後他吃了三大碗飯，

又將飯桌上的菜一掃而光，才拍著肚皮打個飽嗝。

「喝盞茶就早些休息，有事明日再說。」本想連夜問問他京城和路上的事，可看著他這樣，魚朗心疼了，不忍心了。

魚裕鬆了口氣連忙點頭，出屋子後，他被春環安排到廂房裏，屋裏炕上已經燒暖了。

待春環出去，魚裕開心的叫了聲，然後蹦到炕上打了個滾，真舒服、真暖和。他脫了衣服鑽進被窩，開心極了，吃上熱飯熱菜，又睡了溫暖的被窩，真好。然而屋裏的魚朗和陸嘉卉的心情卻都有些沉重，兩人都沒料到堂堂皇孫竟落魄至此。

陸嘉卉還好些，她沒體會過皇族奢華的生活，魚朗卻是在宮裏生活了很多年，他敢離家出走也是因為有李侍衛他們四個護著，但魚裕顯然是一個人偷跑出來的。他還沒問，只看魚裕這一身行頭和吃飯的樣子，便知道他在路上吃了不少苦。魚朗臉色有些難看，陸嘉卉歎了口氣，靠在他身上，握了握他的手，「洗洗睡吧，明日問問再說。」

魚朗點點頭，站起身來去了淨室。

陸嘉卉回了內室，小山子睡得很是香甜，她鑽進被窩，抱著小山子軟軟的小身子，心裏才踏實些。

這一夜，魚朗難得沒有騷擾陸嘉卉，陸嘉卉難得睡了安穩覺。

第二日，陸嘉卉是被外面的叫聲吵醒的，她起身出去，就見魚朗正追著魚裕滿院子亂跑。

魚裕本以為七叔真放過他了，沒想到早上還沒睡醒就被七叔從被窩裏提了出來。他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以為是哪個不長眼的小太監，還伸腳踢了他一腳，卻被七叔掀了被子扔到地上。

這時魚裕有再大的困意也敢得差不多了，昨夜為了睡得舒坦，身上一件衣服都沒穿，被子被扔到地上，全身光溜溜的、涼颼颼的不說，關鍵是走光了啊。

雖然七叔也是男子，但少年郎也有自己的臉面，當即大叫一聲，從地上蹦起來抓住炕沿上的衣衫，「七叔，您怎麼這樣啊？」

魚裕都快哭出來了，魚朗卻掃了他腿間一眼，不屑道：「還怕看啊，就一小雞崽。」聽聞這話，魚裕真的要哭了，轉過身去手忙腳亂的穿衣服，就聽魚朗補充道——「嘖嘖，屁股挺白淨的。」

「七叔，您怎麼能這樣呢，我好歹是您親侄子，您這樣七嬸兒知道嗎？」

魚裕嘟嘟囔囔的表達不滿，卻被魚朗踢了一腳，「你小子還有臉不滿啊？你能耐了，居然敢離家出走，看我不打斷你的腿。」

魚裕可不是老老實實站著挨打的主，捂著屁股便跑，「七叔，七叔有話好好說。」見他敢跑，魚朗更加生氣，追上去又是一腳。

魚裕跑出屋子，大喊道：「七叔，您怎麼不講理啊，您不也是離家出走的嗎？」

他嗓門大，許多土匪都好奇昨日非得跟著他們上山的少年郎是誰，紛紛過來圍觀。魚朗見他敢嚷嚷，忙往四周瞪了一眼，看熱鬧的土匪立刻脖子一縮，該幹麼就幹麼去，魚裕的鬼哭狼嚎也只當沒聽見，但心裏又在思考少年郎的話。

離家出走？他們大當家是離家出走？

土匪們心裏暗暗猜測，但誰都救不了魚裕。

魚裕瞅了一圈沒瞅見貌美的七孀兒，絕望之下又不肯乖乖挨打，只好在院子裏跑來跑去。

春環早早起來就看見這麼一齣，手裏拿著瓜子兒邊嗑邊看笑話。

李侍衛就站在不遠處瞧著春環，臉上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。

見陸嘉卉出來，春環趕緊笑道：「夫人睡得好嗎？」

陸嘉卉點點頭，瞧了眼天上的太陽，「還不錯。」

說話間，魚裕喊叫著跑到了跟前，「七孀兒救命！」

陸嘉卉拍小狗兒似的拍拍他的腦袋，「七孀兒救不了你啊。」

魚裕一下子哭喪了臉。

後面，魚朗到了跟前，冷笑道：「你跑不了的。」

魚裕只覺得末日降臨，毫無反抗之力地被魚朗提著後衣領提走了。

到了早飯時候，兩人也沒回來，陸嘉卉不等他們，獨自吃了飯就逗著小山子玩。

已經三個多月的小山子慢慢長開，紅色皮膚褪去換上嫩白的肌膚，滑溜溜的，一張小臉更是像極了陸嘉卉，一雙不大的眼睛睜得圓溜溜的，瞧得人心都要化了。

過了午飯時候，魚朗才帶著垂頭喪氣的魚裕回來。

魚裕顯然是挨了打，坐到炕上的時候明顯屁股不舒坦，齜牙咧嘴的，如坐針氈一般。

小山子正好放在離魚裕近的地方，以為魚裕跟他玩，啊啊啊的揮著小拳頭。

「還是小孩子好啊。」魚裕小大人一樣搖頭晃腦。

「你不也乳臭未乾嗎？」魚朗不屑道。

被笑話的魚裕有些不服氣，心想等過兩年，他一定比他七叔要厲害，說著，他瞧了陸嘉卉一眼，幸災樂禍道：「七叔，若是清寧郡主知道您娶親了，到時候會不會找您麻煩？」

清寧郡主？陸嘉卉眉頭一挑，眼睛似帶著火，轉頭看向魚朗。

魚朗一聽便知不好，果然他娘子誤會了，忙解釋道：「別聽這臭小子胡說八道，我跟清寧郡主什麼關係都沒有……不，我就不認識她！」

魚裕剛想補充什麼，就被魚朗瞪了回來，但他挨了頓打，心裏不服氣，不想這麼放過他七叔，硬著頭皮對陸嘉卉道：「七孀兒，您不知道，清寧郡主小時候可是經常進宮的，我幾個叔叔都差不多大，但清寧郡主只看得見七叔，還揚言要嫁給七叔，這事京城裏的人都知道。」

他說完，瞧了魚朗一眼，見他目光冰冷，嚇得趕緊跑到陸嘉卉身後，緊張道：「七孀兒，這麼重要的情報我都告訴您了，您可不能再見死不救了，不然就是不仗義。」

為了仗義，陸嘉卉眼神瞟向魚朗，咬牙道：「乖，七孀兒護著你，你七叔若是敢



揍你，我就替你揍回去。」

聞言，魚朗身子一抖，趕緊說好話，「娘子，妳得相信為夫對妳的心啊，為夫的心思可是日月可鑒，再說了，妳夫君長得好看也不是我的錯，她非得看上我，死皮賴臉地糾纏也不關我的事啊，我很無辜的。」

陸嘉卉也只想逗逗他，沒想到他竟然說出這麼多話來，不禁覺得好笑，但還是繃著一張臉，面無表情地冷哼道：「這誰知道呢。」

魚朗瞪向魚裕讓他作證，誰知魚裕裝死，扭過頭去逗小山子玩了。

「唉，真是比竇娥還冤枉了，估計待會天就該飄雪了。」魚朗垂頭喪氣，想著等會兒還得收拾魚裕一頓。

正說著，張滿堂那邊送了飯菜過來。

見魚裕流著口水看著飯菜，魚朗覺得很丟人，「你在家吃的難道比這還差？」

魚裕白了他一眼，「您不懂。」

魚朗張了張嘴，他還真不懂，離家出走的方式相似但過程太過不一樣。

吃了飯，魚朗喝著茶水道：「說說吧，路上遭了幾夥人圍追堵截。」

陸嘉卉正在拿針線筐的手一頓，看向魚裕，她只當魚裕是出門後被搶了銀兩，卻沒往他人的圍追堵截上想。

魚裕哼哼兩聲，「也就兩三撥吧。」

現在想想，能活著到達這地界兒還真是不容易，魚裕心裏美滋滋的，看來他的本事還是不錯的，若是換了其他人，估計也就能活著出京城而已吧。

不料魚朗一聽，手中茶杯「砰」的一聲放到桌上，咬牙道：「好個魚文，好個魚應。」

魚裕被嚇得瑟縮了一下，隨即又不以為意，笑嘻嘻道：「七叔，您看我是不是挺厲害的？」作為皇孫，他不可能是個傻的，尤其他爹可是以前的太子，若是他蠢笨無用，早就在京城被人吃了，哪能平平安安長到這麼大。

聽到他厚顏無恥認為自己厲害，魚朗瞥了他一眼，覺得早上揍得輕了，現在居然還得意洋洋起來，伸手將魚裕的耳朵揪起，「我看早上揍得有點輕了，果然，還是不長記性。」

耳朵被揪住，魚裕疼得嗷嗷直叫，「哎哎，七叔有話好好說。」

「哼。」魚朗鬆開他，目光譏諷，「你倒是有能耐了，一個人就敢出京，我看你父王不在，你就忘了京城有多少人想要你的命了。」

太子身死，但留下一個嫡長子，關鍵是這皇長孫還頗受帝寵，在帝意不明的時候，弄死皇長孫也是讓他們少個對手的法子，況且七皇子和太子一母同胞又關係好，誰知道七皇子會不會腦抽，去幫著自己侄子爭奪地位。

當然最好的法子還是兩個一塊弄死，一勞永逸，等礙眼的沒了，他們剩下的幾個誰都不比誰高貴，慢慢鬥就是了。

「我這不是……」見魚朗臉色不好，魚裕的聲音低下去，「我這不是想來找七叔嗎？在京城太悶了。」

魚朗冷著臉訓斥，「你可知你私自離京，你母親會有多著急？你父王沒了，你母

親就夠難受了，在這節骨眼上你還一個人不帶就出了宮，有多少人為你著急，你可考慮過？」

他說的憤怒，心裏的怒火也因為魚裕一臉洋洋得意而蹭蹭往上竄。

魚裕聽呆了，覺得七叔雖然說得很有道理，但也很無恥。

陸嘉卉在一旁有些聽不下去了，她扯扯魚朗的袖子，道：「哎，差不多得了，你忘了你怎麼出來的了？」

「我……」魚朗被噎住了，因為他也是離家出走的，身為一個長輩，他起了非常不好的帶頭作用，但這並不能作為他饒了魚裕的理由。

他很快斂下尷尬，抬手給他一巴掌，罵道：「你小子還敢指責你七叔不成？你敢頂嘴嗎？你敢我就打爛你的嘴。」他氣哼哼的聽見小山子被吵醒正往這邊瞧，忙給兒子一個討好的笑臉。

小山子視若無睹，轉過頭去咿咿呀呀唱獨角戲。

魚裕羨慕地瞅著堂弟，轉頭又被魚朗罵了，「看什麼看，你堂弟比你聽話多了。你多大的人了，居然還敢學我離家出走，你知不知道我是帶人、帶銀子出來的？你知不知道李侍衛一直與你皇爺爺、皇奶奶有聯繫？不然你以為他們怎麼知道我在這裏？」

他頓了頓，喝了口水又示意陸嘉卉給倒滿，繼續罵道：「你堂堂皇長孫居然一個人都不帶就出了門，遇到危險你怎麼辦？你以為你練了幾年武就天下無敵了？」

魚裕被他說得垂著腦袋一言不發。

魚朗罵累了，又喝了杯水，看他可憐巴巴的樣子，又想起昨日來時的落魄，語氣緩和了不少，「身上還有其他傷嗎？」

魚裕趕緊搖頭，「沒了，就是一開始的時候不懂，被追著打，後來我混進流民堆裏就擺脫他們了。」

「流民？」魚朗一聽心裏很不是滋味，一個皇長孫竟然要扮作流民躲避幾個叔叔的追殺，多麼諷刺。

「路上吃了不少苦吧？」陸嘉卉聽著都有些心驚膽戰，再看魚裕覺得這孩子很堅強，很有皇家子弟的血性。

一聽陸嘉卉問話，魚裕點點頭，「我剛出京城銀子便被一夥人搶了，但我不想就這麼回去，硬著頭皮往前走，好在我藏著的一塊玉佩沒丟，去城裏當了銀子，誰知又被兩夥人圍追堵截。」他想起那些事情都還有些發抖，「就在我快沒命的時候，突然又出現一夥人救了我，但我問他們是誰派來的時候又沒人說。」他抿了抿唇，倔強的看著魚朗，「七叔您說，是誰救我的呢？」

魚朗想了想，沒好氣道：「興許是你皇爺爺派的。」

魚裕連忙搖頭，「不可能。」

魚朗也覺得不可能，父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他離家出走做了土匪，是因為怕他在京城會惹事，倒不如出來鍛煉一番，但魚裕剛失了父親，又是錦繡堆裏長大的，父皇是不會放任他出來的。

魚朗想不通，也不願想了，左右不是害魚裕的就成。

「後來呢？」陸嘉卉聲音柔和地道。

魚裕接著道：「這夥人打退了那兩幫人後就迅速離去了，後面雖然沒人追殺我了，但玉佩丟了，我沒了銀子，只能一路混在流民堆裏跟著走。」

他沒再說下去，但陸嘉卉和魚朗卻能想像他吃了多少苦。

陸嘉卉以前沒見過他，也覺得他很消瘦，而魚朗更是難將這個消瘦的少年與記憶中的侄子對起來。

挨揍的時候魚裕雖然咋咋呼呼的，但現在對自己路上的遭遇說了幾句便不說了，笑呵呵地哄起小山子來。

魚裕心安理得地在山上住了下來，魚朗則寫了信，讓李侍衛連夜送回了京城。

Crescent Family